

澳華新文苑

第1243期(A)

我的悉尼文學緣

人有各式各樣的緣：父母緣，子女緣，友情緣，姻緣，諸如此類。而我的文學，卻是與一座與香港相隔了萬裡的城市，以及在這座城市裡生活著的一群文學從業者，熱愛者們結下了深厚的殊緣，這座城市便是悉尼。

初次結緣是因了我的一部新的長篇小說《立交人生》。當時，我的一位好友何孔周先生年齡到點，從《文藝報》的要位上退下來，到澳洲長居。何兄是我的老相識了。1987年，我的第一部長篇《上海人》面世，在大連召開研討會，除了有關機構與出版單位外，重頭戲當然就落在了《文藝報》的身上。何兄那時是《文藝報》理論、評論部的主任。是他，代表了該報出席會議，並作了一篇慷慨激昂(慷慨激昂是何兄個性的一個可愛切面)的發言。因之，份量也就不一樣了。非但《文藝報》的新聞版面報導了此事，就連中央二台(那時節的中央電視臺只有一台與二台之分)也有了一份餘鐘的新聞播報。此書因此一炮而紅。而後，電視連續劇(片名改為《月魂》)和長篇小說連播也接踵而至。惜者，此書為我帶來了少許名聲和讚譽的同時，也引爆了一枚嫉妒和封殺的核彈，且那熱核反應還持續了後來的三十多個年頭，近幾年來才告逐漸消退。可見世事規律往往如是：一件好事在收穫利益時，其負面效應反倒會喧賓奪主起來，讓人感覺啼笑皆非。唯當年的那部三十三萬字的長篇《上海人》確是一部四方端正的寫實主義作品，只是比起國內同時期的小說作品多了些域外風情，音樂與詩歌的韻味(我當年的身份原是個“詩人”)罷了。四十年後，為了再一次將影視版權轉讓，仍由我自己加多了一部四萬五千字的中篇《上海人後說》，遂讓該小說變身成了今日三十七萬字的《滬港春秋》的模版。而此，乃後話

了。再說回《立交人生》。話說孔周老兄在離舊履新之際，正躊躇彷徨呢，愁憂在一個人、事、物都全新的環境中展開他的工作，應從何著手呢？恰好遇到我的那本油墨香未散的《立交人生》問世。翻閱之間，頓覺耳目一新，與當年讀我的《上海人》時感覺完全是酪餅翻了個身，仿佛從一個清雅純情的少女，十年不見，就變身成了一位豐腴婀娜，曲線迷人的美少婦了！他把書稿在京城文評家圈中傳閱了一遍，所獲得的回應都是“好！”字。他於是便攜帶這部書，胸有成竹地赴澳履新來了一一畢竟，搞文學評論，才是他的老把式啊！他決定先由《立交人生》入手，聚集一下人氣。於是，便有了悉尼的我的作品的第一場研討會。

但是，有個新問題又上來了：先不說悉尼文壇的人脈關係，就連英文也說不上半句的他，如何周旋開來？於是，順理推章，何與懷先生便走進了這次專業性頗高的研討會中來了，同時，也走進了我的文學人生。

“雙何”之中，“前何”負責的主要是宏觀面的把控，比如研討會宗旨的確立和定調，以及如何與當今中國文化文學主旋律的隱性接軌和協調等等。具體工作當然要由“後何”來操辦，如稿件的組織和編排，與會者名單的擬定之類。畢竟，他才是那位掌握著悉尼最具影響力華語傳媒平臺，《澳洲新報》“新文苑”週末版的主編。我第一次見到與懷兄的“實相”，就是在某期的“新文苑”的版面上。這是“雙何”的合影。只見一位中年的知性男人，smart, slim n smiling；一條藍白的斜紋領帶在胸前飄飄蕩蕩，瀟灑著一種分分鐘會令女秘書工作走神的魅力和腔調。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2004年間的事了，距今，時光已流逝過去二十一個年頭。借毛詩喻之，差不多已逼近“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境界了，又何況是人呢？至此，我還想插入一段旁述。其實，《立交人生》是我文學

(小說)創作風格與手法的根本轉捩點。當時的我正掙扎在抑鬱症的泥潭中，九死一生。我如此來寫小說，有一半是為了治療自己精神疾病的一種嘗試與手段，怎知道寫、寫、寫，就寫出了這麼個版本的文學胎兒來。其社會反響，除了好評，還引來了不少非議。尤其是從前那些喜愛我《上海人》創作風格的人們。他們之中的很多位是我的恩師和摯友。諸如復旦的唐金海教授、北大的袁良駿教授、老作家白樺，甚至還包括了悉尼最關心我為我所有的作品都喝彩的悉尼華文作協主席黃雅廉先生。他們覺得我的創作路子走歪了，希望我能早日回頭來。但我沒有，也無法走回頭路，我繼續前行，一寫就寫到了今時今日。

下一回我的悉尼文學緣是發生在十五年之後的2019的事了。

那時的我在全國各大出版機構已出版了類《立交人生》文風的作品近二百萬字，共計近二十本書，包含了中長篇小說、詩歌、散文隨筆、文藝理論等各式文體。我在與我從小玩到大的老表妹夏曉瓏女士的鼓勵下，決定親身前往悉尼一次，除了想見見各位文友外，更想領略一下悉尼，這塊域外之地上的濃烈的華語情結和望鄉惦念。而與夏表妹鼎力合作舉辦那次活動者仍是所前文說及到的“雙何”中那位“後何”——何與懷先生，當然還包括了若干悉尼的民間文化、文學和文藝之團體和機構。“後何”的《新文苑》仍在，且愈辦愈興旺。在與懷兄和大家的支持下，我的悉尼文壇便也成為了現實。

在我悉尼的十天逗留期，共開了兩回有聲有色的作品研討會。文友們各抒己見，爾後，又有文篇見諸報端。大家的熱情讓我深受感動；同時，也感受到了湧動在悉尼華語文壇、藝壇之熾熱巖漿。當然，在《新文苑》上發表的文章亦都篇篇精彩，贊譽之辭也叫我汗顏。其中同級同班的老同學周(雨石)的那文字張力尤教我感慨無限，浮想聯翩。事源年少時，我倆非但同班同級的同窗，還住上海的同一段，在同一個紅潮的時代，擁有類似的家庭背景等諸多因素，遂令其筆端流出了使我為之動容的文字，濃妝淡墨，畫面感鏡頭十足。其實在當年，周同學才是我班上真正的才女。有一回，我與她打趣道：我這作家的頭銜理應讓予你才對，誰知上帝的繡花球那麼一拋，就直接拋到了我的懷中來了呢？

(本文為《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討》前言。未完)

吳正



2019年11月8日，吳正先生光臨悉尼。這是歡迎晚宴中的一張合照(左起：陳玉明、康妮、周捷、何與懷、吳正、夏曉瓏、黃慶輝)。

“雙城”書寫中的時代回聲——吳正作品所揭示的歷史演化與變革

吳正先生是一位在當代華文文學版圖中具有獨特氣質的作家。他的創作橫跨小說、散文與詩歌等多種文類，題材廣闊，情感深沉，尤以對上海與香港兩座城市的持續書寫，構成了其文學世界中最為鮮明、也最具辨識度的精神座標。

從創作經歷來看，吳正並非局限於單一地域或單一歷史階段的書寫者。他長期往返於上海與香港之間，親歷兩座城市在不同歷史節點中的社會變遷與精神轉折。這種“在路上的寫作狀態”，使他的作品天然具備一種跨地域、跨時代的張力。民國時期的舊上海、戰後社

會的重構、都市現代化浪潮中的個體命運，乃至當代社會的精神困境，都在他的筆下形成了彼此呼應的歷史鏈條。

吳正的小說創作尤為注重人物的內在刻畫。他並不滿足於外部事件的鋪陳，而是通過細緻入微的心理描寫，呈現人物在時代洪流中的猶疑、堅守與妥協。無論是小人物的日常掙扎，還是知識份子的精神困頓，他都能以克制而富有溫度的筆觸加以呈現，使人物形象在歷史背景中自然生長，而非淪為時代的符號或觀念的載體。

在成名作《上海人》

中，吳正以城市記憶為切入點，書寫上海獨特的人情世態與文化氣質。這部作品並非簡單的懷舊文本，而是在歷史縱深中審視“上海人”這一身份如何在時代更替中不斷被重塑。作品中既有對舊日城市風貌的追憶，也有對現代都市生活中精神疏離的敏銳洞察，體現了作家對城市文化連續性與斷裂性的雙重思考。

而《新雙城記》則可視為吳正文學版圖中極具象徵意義的一部作品。上海與香港，在此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雙城”，更是兩種歷史經驗、兩種社會結構、兩種文化心理的並置與對話。吳

正以冷靜而深情的筆調，呈現兩座城市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相似命運與差異路徑，表達了他對城市精神、個人身份以及歷史歸屬感的深層思考。這種書寫既源於個人經歷，也超越了私人情感，具有明顯的時代評論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吳正的詩歌創作同樣構成其文學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相較於小說的敘事展開，詩歌更集中地呈現了他對時間、記憶與存在的思索。詩中語言凝練而富於象徵性，往往以片段化的意象回應宏大的歷史主題，使其文學表達在理性與感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我們在立夏的路口相遇(外三首)

蟬鳴從立夏傳來
告訴我，這是一個真切的溫暖
巨大的樹蔭
陽光，像我的青春稀少

亭台和廣場碰撞
階梯，一步一步
是流向身體四處的血管
佈滿山頭。小鎮的居民
蜜蜂般湧來
在清晨和入夜。歌聲
華蹈，甩手拍球的瞬間
我相信，一切都存在於我的存在之外
深夜，一樣的月光
像句號墜下

很久我才明白，我已經
背井離鄉多年

七里山塘河

河水，流動著，百年的翡翠綠
白牆，神彩奕奕
悠揚的琵琶聲

我們坐在唐人的花船
駛過咸世的小橋
除了興奮地嗑瓜子，我裝扮
滿腹詩書，赴京趕考

岸上，有人作揖
有人私語。我揮一揮手
送去律詩的微笑
燈籠、斷壁
薔薇花，花一樣的人

初上黃山

黃山的霧，像詩句湧起

燕子飛進飛出
初上黃山，驚喜
四面八方，起來相迎
像清泉沒過松石和懸崖
流向峽谷

嘯鼓亭，長長的一聲呼喚
回聲深入斷層和岩石
我想喚醒一億三千年的那場碰撞
哪一個演算法能算出
這片土地的變遷

挑夫擔起日子
汗水滴進嚙嚙的呼吸
迎客松迎來百步雲梯的客人
有時候，我想
誰才是黃山的主人

五月的蟬鳴

書信，貼上怎麼樣的郵票
才能寄出。她不會寫信
她用勤勞的一生
注視，守護，我的一生

我想用，暖暖的风，陽光
五月的蟬鳴
是的，去年的五月
寫滿信箋的每一行

雨不停地下
枇杷果滴著淚
竹葉仰望著遠方

我翻遍所有的筆記本
找不到她的地址，五月的一隻蟬聲

王洲

《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討》跋

吳正先生滬港兩栖，是現代現實主義代表作家。他作品題材廣泛，尤其擅長描繪歷史變遷中的人物命運和文化交融，融入個人經歷與社會背景，深入剖析人性與時代的複雜關係，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文學厚度。他以其獨特的文學風格和深刻的思想內涵著稱，每一部作品都凝聚了他多年來對生活、歷史和文化的深刻思考，文字富有哲理，常常通過細膩的敘述和深沉的情感表達，引發讀者深刻思考與共鳴。吳正先生不僅在中國大陸廣受歡迎，也在港澳地區及國際讀者中擁有廣泛的影響力。

非常榮幸，悉尼文壇和吳正先生猶如三生有緣，竟然聯結一起。正如吳正先生深有感觸地說：“人有各式各樣的緣：父母緣，子女緣，友情緣，姻緣，諸如此類。而我的文學，卻是與一座與香港相隔了萬里的城市，以及在這座城市裡生活著的一群文學從業者、熱愛者們，結下了深厚的殊緣。這座城市便是悉尼。”我們在悉尼，為吳正先生作品舉辦三次研討會——2004年第一次、2019年第二次，以及今年的第三次。三次相隔超過二十年，這恐怕不但在中國更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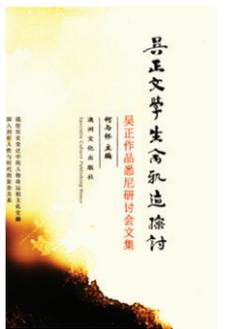
今年的研討會定在12月22日。雖然今天離舉辦之日只有兩個星期，我們決心以最快速度編輯出版一部吳正先生作品集，並讓研討會與會者於開幕當天拿到新書。此部文集收進三次研討會所有文稿。

吳正先生的創作是一種與歷史同行的寫作。他並不直接評判時代，而是通過人物命運與城市變遷的書寫，讓歷史自身發聲。在民國到現代社會的漫長歷史演變中，他以文學的方式保存了個體經驗的複雜性與真實感，也

昨天，12月7日，星期天，是國際詩人筆會在悉尼歌劇院舉行2025年會的日子。我在會上致辭說，我非常同意國際詩人筆會以“和平、自由、思想”為宗旨。熱愛和平、追求自由、獨立思想，應該成為每一位作家詩人都應奉行的準則。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動盪的時代，又處在一個希望的時代。我們作家詩人要作出心靈回應，以文學形式介入其中，體現一種良知、道義和責任。宋朝大詩人陸游有一句“工夫在詩外”的至理名言。我們必須從身體力行的實踐、從砥礪磨淬的歷練、從格物致知的探索、從血肉交融的感應，獲得創作“真”作品的詩外“真”功夫。我們要努力讓自己的作品發出亮麗的美學光芒，流露豐富的生活智慧，包蘊深刻的歷史洞見。我們要讓自己的作品擁有靈魂，參與引領人類精神的崇高使命。

我們為吳正先生舉辦研討會，並編輯出版此部書名為“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討”的吳正作品悉尼研討會文集，其意義我想應該也是這樣。(2025年12月8日於悉尼。)

何與懷



《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討》封面

表達了對上海與香港深切而持久的眷戀。這種眷戀並非停留在情感層面，而是一種植根於歷史理解之中的文化認同，使他的作品在當代文學語境中具有持續的閱讀價值與思想深度。

曉帆